

□梅卓

# 加桥村：走在兴青海的路上



加桥村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上拉秀乡，从结古镇出发，向南朝着囊谦县和杂多县方向行驶，经过巴塘滩，西折大约八十公里后，到达上拉秀乡地盘，这里也是前往杂多县和囊谦县的三叉路口，继续往西朝杂多方向行驶十多公里，加桥村的青山绿水便尽收眼底了。

加桥村之所以引起我格外的兴趣，是他们村近些年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中取得了骄人成绩，是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发展的探索者、先行者，在野血牦牛种畜繁育方面走在了全省前列，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贡献了一份玉树力量。

## 达普涌见闻

到达达普涌牧场的时候，是午后，太阳烈火般晒着，风却让我们不时裹紧衣裳。草原的气候变化无常，偶尔云朵翻滚处，就有雨点落下。这是八月底，终于又有机会来到海拔4300米的加桥村。如约陪我前往的是原上拉秀乡乡长格扎，在达普涌等着我们的有村支书兼合作社理事长噶玛松保等人。我们都是相识七八年的老朋友了，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坚持在野血牦牛的繁育推广工作岗位上，着实令人敬佩。

达普涌牧场是加桥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四个牧场之一，也是盛名在外的千头野血牦牛种畜繁育基地。山坡上浩浩荡荡涌动而来的两百多头野血牦牛，个头生猛粗壮，毛色油黑，自由自在地游走在绿色草地上。噶玛松保说，去年种畜大赛上获奖的三岁牦牛也在其中，它的经济价值已达三四万元。有一头牦牛格外引人注目，身形几乎是其他牛的两倍，浑身散发出威风凛凛的气势，完全是一夫当关的模样。格扎脸上浮出微笑：“这是真正的野牦牛，曲麻莱拉来的，三岁，正当年。”随着牛群跟过来的又有三头与众不同的牦牛，看上去个个雄壮威武。格扎继续介绍：“这几头你也认识，都是在拉嘎和色吾加家买的，当时返程时遇到下冰雹，路面打滑，连人带牛差点翻车。”他指着其中一头牦牛说：“这头就是在那次运输过程中挤掉了一支牛角，要不然不是最好看的野牦牛。”

拉嘎和色吾加都熟悉，他俩是曲麻莱县有名的野血牦牛养殖户，牧场在长江源头杂日嘎那山区，临近可可西里无人区，是野牦牛经常光顾的地方。曾任玉树州农牧局局长才仁扎西陪我去过多次，住过他们两家冬季牧场的简易板房，在那里数过近在咫尺的星星，观察过他们的生活，也亲眼见识到野牦牛群穿雪而过的壮观景象。

格扎告诉我，加桥村是纯牧业村，而家养牦牛的退化日益严重，经济基础薄弱，是国家级贫困村，畜牧生产能否提档升级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但那时候大家在观念上还接受不了野牦牛，从来就有“野狼成不了看家狗，野牦牛成不了家牦牛”的说法，合作社的第一年就是在老百姓的犹豫观望中度过。到了第二年情况有所好转，因为看到了二代野血牛犊比家养牛犊个头大、生长快，活蹦乱跳，不易生病，村民的思想观念才有了转变。比如那年合作社给村民们分配了103头种畜，大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挑选野牦牛的后代了；再比如合作社的种畜没有看管好进入到别人家草场，草场主人断不会像原先那样严厉驱赶，而任由其啃食，甚至希望多多停留，好让自家牛妈来年也会诞下野血牛宝宝。加桥村在党员干部率先入社入股的带头作用下，最终以草场整合、牲畜入股、集体养殖的股份制经营模式，完成种畜改良，帮助群众持续增收致富，顺利实现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胜目标。

格扎有着敢作为敢担当的个性，因长期奔波在脱贫攻坚一线而以“放牧乡

长”闻名，他数月时间与加桥村牧民同吃住、同管护、同放牧，创建了繁育基地的基础，为玉树树立了生态畜牧业发展样板，他的做法也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获得诸如青海省“人民满意公务员”“玉树好人”“敬业奉献模范”等诸多褒奖，2018年被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选树为“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先进典型，2019年还荣获全国“最美奋斗者”称号。

## 来到加沙塘

加沙塘是加桥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第二个夏季牧场，也是带动仔母畜的专用牧场。我们驱车赶到时，也有两百多头牦牛绵延铺满了山坡，正准备前往名为南却达的山谷。南却达的意思是弯鼻梁，意指此处连绵起伏的山脊就像一条弯曲的鼻梁。

合作社已经在长年经验中总结出的一套分群管理模式，种畜和适龄母畜为一个群体，带动仔母畜为一个群体，另外两个是杂畜群和出栏群，养殖方法也各有不同。噶玛松保告诉我，分群管理在目前来讲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分群办法在实践中已经摸索出可行的体系。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父畜、母畜、仔畜的分类，基本不会混群饲养，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同系产仔，不会造成近亲繁殖，以免影响后代质量。

母畜们带着三岁以下的仔畜慢悠悠地移动着，这个牛群明显比上一个种畜群活泼了许多，小牛犊们没有一个安分的，都要热情地跑过来瞅瞅来客，然后迅速撤回妈妈身边，欢蹦乱跳的声音此起彼伏，真是惹人怜爱。母亲们则时时看顾着它们，用一种只有它们听得懂的语言，只有它们看得懂的眼神在亲密交流。看来这种分群法也顾全了母子彼此依恋的情感，保护了母畜的精力，保证了它们的食草量，便于母畜尽快恢复体力，仔畜身心健康地成长。

这片草山属于高山草甸草原，大约有三千亩，牦牛爱吃汁液丰富，有营养，名为“钻婆”的软草。这里春天一直到秋天草势都好，牦牛就啃着吃；冬天的时候风大，干枯了的草都被吹刮到地势凹陷处，牦牛就以舔食为主。冬天没有鲜草的时候，牦牛才肯吃饲料，这时也是补饲的时候，颗粒饲料主要由秸秆、青稞、青稞渣滓、青草等混合而成，足够补充体力。

站在加沙塘松软的草地上，看得出噶玛松保和几位合作社成员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年前我们在西宁碰面的时候，他就反复强调过良种繁育的诸多好处，串换、改良、推广，不仅提高母畜和仔畜的生产性能，提高繁殖率，更能很大程度上降低生产成本和养殖成本。他从小双亲早亡，是由通晓畜牧生产的舅舅带大，家里的生活用品也全是牦牛身上的东西，舅舅常说：“牦牛是个宝，生产生活离不了。”牧民们爱护牛羊也像爱护家人一样，前年雪灾的时候，拉嘎还牵挂着已经卖给他们的牛，天天来电话询问草山怎么样了，牦牛怎么样了，如果大雪不停就把牛拉到他的草场上免费养，等雪灾过了再送回来。

噶玛松保还讲述了第一次买牛的经历：因为不会辨别野牦牛牛犊，就请才仁扎西局长帮我们选，但心里还是不踏实，“那么难看的牛犊”，第二年牛犊长大才发现，真是最好的牛，还拿了比赛大奖。才仁扎西局长是真正的牦牛专家，一直诚心实意为乡亲们着想，提供了无私的支持。才仁扎西局长、格扎乡长、拉嘎，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骑在牦牛背上的民族，驮在牦牛背上的产业”，就是要把野血牦牛种畜基地做大做强，科学饲养，保持畜群年龄平衡，保持草畜平衡，增加老百姓收入，让生态畜牧业发展得健康，发展得长远。

抬眼望去，对面名为达浓和曲各

浓的山冈上绿草如茵，映衬着远方的雪峰，蓝天下呈现出辽阔幽静的意境。青山和绿水之间，有这样一群基层工作者和牧民们在共同维护和坚持，实是幸事。

说到生态环境，噶玛松保充满了自豪。

加桥村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有效成绩，是玉树市环境卫生示范点。老百姓生态意识越来越强，对野生动物、草原植被、河水泉水都非常爱惜，有泉水的地方就能看到狼、熊、雪豹、猓狗、白唇鹿、麝鹿、黑颈鹤、藏原羚、岩羊等好多动物。除了保证村子干净整洁，这几年还专门成立管护员巡逻队，沿着公路沿线分批去拣垃圾，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停过。就连老百姓上山采挖虫草的时候，都会自觉把垃圾带下来，从来不乱丢。近年来，是加桥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最多、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最大、扶贫效果最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为迅速的时期，去年荣获全省乡村振兴示范村，今年成功入选了国家级“一村一品”名单。

## 牦牛档案

就在准备离开加沙塘牧场时我们巧遇了阿保地。

阿保地是陪同玉树市农牧局科技办主任才仁卓嘎等人一同前来督查工作的。我们相见很高兴，早就知道阿保地是玉树市畜牧兽医站站长，全国“三农人物”，在本地是响当当的畜牧兽医专家，有许多一线实践，还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全国最美农技推广员”的称号。我们站在草场上，热聊起与兽医相关的话题。

玉树市兽医站一套人马挂四个牌子，畜牧兽医工作站、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动物检疫站和农畜产品质量检测站。每年春季以后就开始诊断疾病、注射防疫疫苗工作，牛羊经过一冬消耗，一下子吃草量加大，容易引起肠胃疾病，因此“春防秋防”就很重要。现在由于牲畜调运频繁，牛羊的疾病种类也有多样，每年需要注射九种疫苗，涉及牛的就有关口蹄疫疫苗、小反刍兽疫疫苗、包虫病疫苗、布鲁氏菌疫苗、牛出血性败血症疫苗、炭疽类疫苗等等。有些病毒在牲畜之间传染，也有像炭疽病、包虫病、布氏杆菌病是人畜共患病，须特别注意防范。秋季主要开展口蹄疫的疫苗注射工作，入冬前就要全力以赴完成屠宰场的肉内检验。进入冬季后，主要精力就放在抗灾保畜和防疫宣传工作上。

阿保地还告诉我，随着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他们对基础性的数字化录入也正在学习掌握中。比如牲畜系谱档案的建立就是一项重大进步，系谱档案是记录动物及其父母、两到三代祖先的编号、名称及生产成绩等情况的一份基本资料，起到识别个体、确定血缘关系、避免近亲繁殖、分析遗传多样性等的积极作用，对品种改良、选留种畜、保种选育、制定发展规划等有重要应用意义，是现代育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手段。

我们眼前的这群牦牛都有自己的档案，档案准确记录着它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哪年哪月出生，还包括每年的疫苗记录、配种记录，甚至防疫员的名字等等，每头牛都会有至少三年的系谱档案记录。从2019年开始，在政府的要求和支持下，全州正在逐步建立健全牛羊追溯体系，各个合作社和养殖户也正在落实系谱档案的规范管理。

我在阿保地的手机上了解到“牧运通”这样一款App，这是一个针对动物卫生综合监管的在线应用软件，通过备案的形式，与省市县甚至全国达成统一平台，兽医等工作人员上传养殖动物的系谱档案及检疫信息，方便相关部门

实时监控和监测、查询或统计，也为牲畜落地监管和动物检疫的跟踪监管提供了数据保障。

阿保地熟练地翻动着页面，介绍了相关链接，在“牧运通”上牧人可以随时对自己的养殖工作进行检查，目前玉树正在完善相关上传内容，像加桥村野血牦牛种畜基地的大部分牦牛已经上完“户口”，每头牦牛的耳标上都有四合一二维码，只要用手机一扫码，父系母系是谁，出生地在哪里，保险上了没有，疫苗打了没有，哪位防疫员打的，所有信息都会显示出来。今后它们无论走到任何地方，任何餐桌上，都可以追溯到这里的源头，从根本上保证了食品安全。

阿保地感慨道：这几年的发展天翻地覆，手机普及率高，牧民们都在用。虽然对兽医站工作人员来说，刚开始学习会觉得繁琐，原来只手写开个检疫证就可以，现在必须在现场用“牧运通”专用拍照系统给牦牛拍照片，才能将所有信息输入进去。尽管增加了工作量，但运用熟练以后会很方便，因此我们也准备做培训普及这款App和牦牛系谱档案录入方法，牧民在畜牧业第一线，掌握了科技手段，就能提高工作效率，这是现代畜牧业管理必须掌握的技能。

## 熊及其他

在噶玛松保的邀请下，我们乘车到了加桥村村委驻地。正如他介绍的那样，整个村庄房屋建设规划整齐，街道宽敞，道路两旁的路灯和电线杆排列有序，还有一座学校，安静地矗立在暮霭中。村子中央便是村委会了，院子正中旗杆上飘扬着国旗，旗杆前有一座鲜红的雕塑牌，上面雕刻着党徽和两排大字：“上拉秀乡加桥村蒙托那义党群服务中心”。没错，这里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享誉省内外外的蒙托那义的故土，他曾任上拉秀乡副乡长、民兵排长，先后赡养11位孤寡老人，抚养4位孤儿，照料了712户贫困群众，一生做过许多有益于老百姓的好事，当时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他“草原活雷锋”的荣誉称号。几十年过去，家乡人仍然以他为荣。

坐在洁净的“党群连心室”里，牛粪炉传来温暖的气息。聊天窗口看到几人进进出出，神色凝重，低语着什么。一问，才知刚刚发生了熊害！村里一位牧人到冬窝子取东西，与已经在房里的熊狭路相逢，熊发起攻击，直接挥爪拍向牧人的额头，牧人猝不及防，转身夺门而逃，又被熊追上在后背上留下爪痕。这位牧人临危不惧，逃出屋子时顺手将屋门反锁，熊才暂时没能追出来，他得以保住性命。森林公安人员得知消息赶去牧人住屋，人家还在继续翻箱倒柜找食物呢，在人们的鞭炮驱赶声中它才从房中出来，从容离去。

谈到熊，在座的都有话说。我才知道，在玉树称呼熊，都不用本名，而是用外号称呼它，外号之一是“阿哈玛”，意思是“坏得很”，外号之二是“茨登麦”，意思是没有脚后跟。前者是性格特征，后者是生理特征。称呼本名似乎不吉利，有招徕、呼唤之意。说它“坏”，因为熊寻找食物时的怪异行为就是搞破坏，说有的熊进家后，把吃不完的食物堆放在屋子中央，中间挖个坑，在上面撒一泡尿后扬长而去。还有的熊很喜欢吃酸奶，但却把吃不完的酸奶涂抹到墙上。不过这家伙“聪明得很”，人们为避免损失，就把食物藏起来，但不管你藏得多仔细多严密，只要熊进家，那就没有它找不到的。

他们的描述中满是宽容。发生熊害的事近年时有耳闻，在自然生态环境日渐良好，野生动物的保护措施也日渐完善的今天，各种动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玉树作为三江源



作者(左四)与采访对象在加桥村。

核心区，更是常有雪豹、野牦牛、熊等大型动物进入人类生活场域，经常被发布在短视频里引起好奇者围观，雪豹或熊在村庄里与人对峙，野牦牛在牧场顶撞汽车等场面堪称惊心动魄。一般情况下人类与动物之间各有地界，通常相安无事，尤其熊不会贸然主动攻击人类，但是迎面相遇、无路可走的时候，熊就会本能地举爪来战，据说熊非常害怕人脸，所以第一掌定会直拍人的面门。

熊一般也不攻击牛羊，攻击牛羊的主要是狼。根据我的经验，狼捕羊的时候“坏得很”，它不是捕一只吃一只，而是逮着机会能让整个羊圈的羊都团灭。立即就有同伴反驳我的观点：狼不是“坏”，它们是贡献者，藏族有谚语说“乌鸦的食物是自己的，狼的食物是大家的”，意思是狼不像乌鸦一样只顾自己吃独食，而是把绝大部分食物留给了其他动物，兀鹫、鹰、乌鸦、狐狸甚至是狗，都得仰仗它的捕食，所以从它们的角度来看，狼是为大家服务的“好人”。

好一个别有洞见的生物链观点，所有在这条生物链上的生物，无所谓好坏，你生则我生，尊重自然法则，尊重生命规律，自然万物共生共荣，才葆有了如今三江源区的生物多样性。

此时格扎拿出一张淡黄色的纸张，说起保险的重要性。他现任玉树市人大常委副主任，这次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调研畜牧业生产中与受到野生动物伤害有关的保险。那是一张宣传单，写着“牦牛、藏系羊保险政策宣传”字样。对人的伤害更是有《青海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办法》等政策的保障，眼下大家最关心的受伤牧民，将会有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等相关单位的及时救助救助。

## 工作中的歌谣

这时有数位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鱼贯而入，都是阿保地的部下。原来加桥村是他们进行野牦牛人工授精工作的试点单位。这一项目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州、市、乡、村五级联动，选取数个有基础的村社作为试点，积累经验后预计于明年在全省覆盖推广。玉树市有三个乡共750头母畜参与其中，由兽医站和各乡镇抽调相关人员组成工作组，逐村推进，今天正好是在加桥村的最后一天。

才仁卓嘎是位口齿伶俐的女干部，她很快让我明白了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与事，工作组组长名为桑巴，青海省大通种牛场的技术指导专家是张国庆和乔元胜，还有十位年轻的组员，他们已在加桥村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这项工作主要是针对家畜品种退化，繁殖能力降低，同时由于草场海拔高寒，母牛无法同期发情、同期产犊，导致养殖成本提高的科学对策。而人工授精能选取最好种畜，并能做到同期处置，大大减少了牧人的工作量，便于管理。

我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就问：“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没有有趣的故事，只有委屈的故事。”

子名字叫益西措姆。在我的追问下，她说：“给牦牛注射的时候很费劲，我心里很难受，因为牛很爱犟，我们也很累，所以有很大的委屈，大家不要笑哦，我是实话实说。”

真是一群可敬可爱的基层工作者。我决心陪他们完成今天最后的工作。

来到村委会后面的场地，三座阔大的蓝色塑料棚依次排列，另有一座高出很多的储草棚，铝合金的墙皮很厚，能起到保温作用。才仁卓嘎拉开门让我看了一眼，顶棚是钢架结构，里面整齐齐齐叠满了干草垛，这座大型储草棚也是按照千头牦牛养殖的标准建设的，看上去很气派。绕过储草棚，是一座小型的牛棚，棚前有网围栏和注射栏，组员们已经各就各位。

这项工作主要有放置孕酮栓促进排卵、撒栓和授精三个阶段。纯种野牦牛一般从四岁开始驯化采精，冻精由专用的液氮设备保存。工作人员套上无菌手套，熟练操作起来，先用专用吸管吸取一定量的冻精，按照比例在一个大桶里用三十七八度的温水化开，然后装进撤去保护膜的精液管里。此时已是傍晚，气温骤降，他们早已冻红了脸，为了保持吸管的温度，我看到他们将精液管揣进怀里，双臂环抱，耐心地等待着下一个环节。

另几位工作人员从网围栏里驱赶几头牛到注射栏内。母牛们低着头，使劲抵着栏杆试图蹦跳出栏，牛角撞得栏杆“砰砰”直响，牛鼻子不断呼着气，低沉、混浊，声音很大，能感觉到它们的不安和焦躁。训练有素的人们配合默契，有人隔着围栏捉住牛角，有人马上就用横杆架起来，关上围栏和注射栏之间的铁门，使牦牛在狭长的空间里无法转身。技术员已经在长可及肘的手套上涂抹好润滑剂，招呼一声，输精枪就送到了手上。

远处的狗在叫着。没有人说话，他们十分专注。我也精神紧张，看到牦牛张皇失措的样子心下不安。也不知何时下起了雨，脚底下泥泞打滑，站也站不稳。

这期间益西措姆和其他三位女性，不断地抚摸牛背安抚情绪，关切地呼唤着它们的名字：“哲毛……哲毛……”母牛们在这充满爱的声音里渐渐平复下来。她们安抚母牛的背影是那么美丽，她们的声音是那么温柔动人，就像母亲安抚着孩儿，唱着世上最心爱的歌谣，这样的爱里歌唱着生命的珍贵，质朴无华却撼人心魄，这样的爱生生不息。她们的恻隐之心和共情能力令人动容，也让这个寒冷的傍晚多了一份温暖。

配图：达普涌牧场。  
本文配图均由梅卓提供。



中国梦·青海故事  
有奖征文